

· 總編視角 ·

主持人語：

人文學科的跨學科探究，並不是一個新問題，自從 1926 年美國學者伍德沃斯 (R. S. Woodworth) 提出這一概念至今已經近一百年了，引起了世界各地學者的持續討論。在感於此，敝刊去年發表了青年學者葉祝弟《跨學科：人文學科的救命稻草？》一文，並配發了相關編者按語，對該文予以充分的肯定，認為在當下，“對於中國人文學科來說，跨學科依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，需要化解好問題診斷與方法適用之間的矛盾，處理好學科與跨學科之間的關係，解決好跨學科研究與成果評價不匹配的難題”。葉文發表後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。本期任劍濤教授《人文學科的“跨學科”自救：學科問題或是人文問題》，即是對葉文的積極回應。

劍濤兄充分肯定了葉文對人文學科危機和跨學科研究的分析與總結，認為是“將討論引向縱深地帶的力作”。任文對“跨學科”研究提出了新的見解：人文學科的跨學科探究，是陷入危機的人文學科自救的重要出路，但跨學科是拯救人文學科的治標不治本之策。人文學科的危機，不是跨或不跨學科的問題，甚至根本不是學科的問題。人文學科落後於人類生活的發展步伐，陷入知識的孤芳自賞或實踐的批評指責，因此喪失了人文引領的能力，造成人們對之疏離與隔膜，這才是人文學科的真正危機所在。作者特別指出，站在科技大革命的歷史前沿看，人文精神的重建，不僅是人文學科重生的前提條件，也是人文學科擁有未來的基本理由。人文學科的問題，根本上是人類的人文精神重建的問題。學科建設是其表，學術根脈是其裡。人文學科的學術根脈，正是人文精神。基於此，面對人文學科的危機，與其設想以跨學科的方式自救，不如致力建構新人文學科以更新人文學結構。由此看來，跨學科的研究還有更深層次討論的必要。

楊九詮教授則是一位頗具標籤的主編，其富於個性研究視角與敘事風格，在一眾“嚴肅”學術論文面前，縝密構思，妙語連珠，令人擊節。2022 年敝刊曾發表其《論學術期刊的學科建構功能》，甚獲好評。三年後楊兄歸來，新作《作為學科建設“供給側”的學術期刊》仍令人耳目一新。

楊主編在“供給側”一文中從一個特定的角度討論學術期刊在學科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借用市場分析的“供給側”和“需求側”概念，認定學術期刊在學科建設中，其主導性的作用是屬於供給側的，學術期刊與學科建設在不同層次上表現出了一致性，學術期刊對學術研究的引導作用無可替代。然後從“功能性”、“語用學”和“組織學”三個方面解說作為供給側的學術期刊。這一結構化的敘事，似乎隱含著演繹與歸納互通款曲的意味，也給讀者展示了學術期刊作為現代學術體系制度性設計的生成場景。特別是各部分第二節的事件，已然不是通常的舉例說明，而毋寧是歷史現場中“實在”與“價值”的交流、交鋒情節的某種演示，從而構成/證成了作者所論的作為理想型概念的“供給側”的制度性事實。在這一制度體系中，作者、編輯、評議人、讀者，圍坐在學術期刊這張“桌子”旁，開展著一場又一場同行評議的“桌遊”。“桌遊”的規則，作者直接援引了利奧塔爾 (Jean-François Lyotard) “科學知識語用學遊戲”用以闡發；而其空間，即作者所指陳的是實線更是虛線所描畫的“超建制”的組織形態。整個論說過程雖然充滿哲思言說意味，但由於作者善於將語用學之形象化思維導入其中，行文活躍，趣味盎然。楊文既能發凡起例，致力於理論框架的營造，又能探幽窮蹟，導引讀者一起領略學術期刊的堂奧之妙。在作者看來，“供給側”既是規定性定義，也是規範性定義。作者相信，隨著互聯網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斷發展，該文討論的議題和提出的命題仍然會在新的場景獲得新的解釋。對此，讓我們拭目以待吧！（劉澤生）